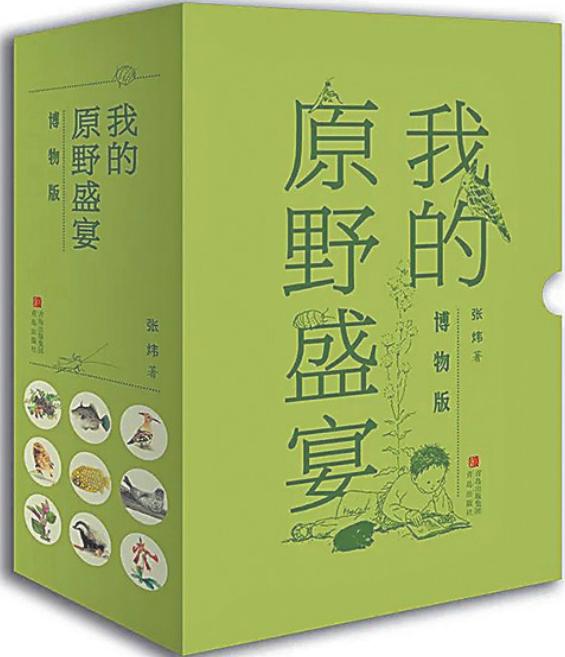


张炜作品

《我的原野盛宴》(博物版)面世，作家张炜自曝文学观——

# 没有任何时代像现在一样需要文学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



■《我的原野盛宴》(博物版)囊括了《千鸟会》《在老林子里》《月亮宴》《去灯影》《追梦小屋》共五册。

蒲公英、野鸢尾、紫花地丁、蒲苇、白头翁、长尾灰喜鹊、松球鱼、红鳍鮰、鲅鱼……在作家张炜的童年记忆里，一年四季，有无数种声音，千百种故事，来自他所熟悉的这片地域——胶东半岛的自然世界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“海角博物志”，一场属于他的“原野盛宴”。

伴随青岛出版社推出的《我的原野盛宴》(博物版)的面市，昔日根植于张炜记忆深处的山林海滩、飞禽走兽，地域人情、四季流转，重新被唤醒，引领读者重拾忽略的自然生活之美，触发万物共生的哲思。

在《我的原野盛宴》中，作家讲述了小时候住在胶东半岛海边林子里的一段真实生活；在那里，童年的孤独与苦难被自然的纯真美好治愈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他这样说道：“从地图上看，胶东半岛位于山东半岛的最东端，像插进海中的一个犄角，在古代完全可以称得上蛮荒之地，已是天涯海角了。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这里仍然莽林丛生，完全不是现在的地理形貌。那时候林野深处就住了我们一户人家，朝夕相伴的是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……”

自然世界是张炜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他曾说：好的作家要有与大自然交流的能力，自然是生命的大背景，作家不可以脱离这个大背景去面对人生的、社会的问题。一个好的作者可能就是能够与一棵树、一棵小草甚至一块石头进行交流的人。当人的感觉与之接通的时刻，才和文学艺术的发条连在了一起。”

张炜的自然世界正源于山东半岛最东端“插进海中的那个犄角”，而塑造了他的审美力、世界观和文学观的，不仅仅是那里独特的自然地理，更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流脉。在张炜眼中，齐鲁文化中的齐文化，正源于他所生长的胶东半岛，那是一个放浪的、海洋的幻想文化，更接近于文学艺术的诗性表达。从首部长篇《古船》到最为评论界推崇的《九月寓言》，再到39卷、450万字的煌煌巨著《你在高原》，观照大时代中的精神史的《独药师》……从《半岛哈里哈气》《少年与海》《寻找鱼王》《兔子作家》到今年面世的《橘颂》《我的原野盛宴》(博物版)……一方水土，几乎孕育了他四十年创作生涯的所有作品。

“文学既是浪漫的事业，又是质朴的事业。文学的一生，应当是追求真理的一生、向往诗境的一生。”这是张炜的文学观。他认为，好的作家应该具备童心与诗心。浪漫与质朴、真挚与诗意，看似矛盾的表述却在作家的作品中寻求到统一。真纯质朴的情感，华丽的文思、精致的文字，如此造就的文学篇章，是张炜始终都在探寻的文学之为艺术的美。

这一探寻也开拓了作家的另外一个创作维度——对于传统诗学的研究，以诗词为代表的中国雅文学传统的传承和发展，成为张炜着重探索的方向。他陆续写作了《也说李白与杜甫》《陶渊明的遗产》《楚辞》《读〈诗经〉》以及苏轼的研究评传《斑澜志》。去年11月，他担纲了刚创刊的大型文学双月刊《万松浦》的名誉主编。这位从来不乏激情的写作者，从未停止过自我革新与突破的脚步。

- 一切杰出的文学都离不开大自然
- 在送给孩子好的儿童“读物”的同时，还要送他们真正意义上的“文学”
- 我不得不后来三十年的新作，去不断回应《古船》和《九月寓言》的挑战
- 这是一个需要以强大的诗性，去纠正和对冲数理逻辑造成的盲角与误区的时代
- 这些年有三部令自己欣慰之书，即《我的原野盛宴》《寻找鱼王》《橘颂》

## 严格讲只有“文学”，没有“儿童文学”

对话张炜



张炜，茅盾文学奖得主，中国作协副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刺猬歌》《外省书》《你在高原》《独药师》《艾约堡秘史》《河湾》等22部；诗学专著《也说李白与杜甫》《陶渊明的遗产》《楚辞笔记》《读诗经》《斑斓志》《唐代五诗人》等多部；长诗《不践约书》《铁与绸》等。

**青报读书：**《我的原野盛宴》近日由青岛出版社推出了博物版，按原先书中的篇章分为五小册，附上了相关动植物的博物志和精美插画，是小读者喜欢的方式。您更希望这场具有中国自然文学开拓意义的“原野盛宴”为孩子们带来怎样的收获？当初在创作这部非虚构长篇时，有考虑读者群的年龄段吗？

**张炜：**少年和成年都能够被吸引的文字，才会是“语言艺术”，是“文学”。这本书不是专门写给少年看的，但少年有敏感新异的视角，他们会更加接受它。这本书因为是“文学”加“博物”，比较少见，做得极精美。出版社出的“成书”，好得出乎我的预料。他们前后用了五年，在这快餐时代，真算是沉得住气的。

**青报读书：**其实在此之前，您的每一部儿童文学创作中，自然世界都是一个永恒命题，比如：《半島哈里哈气》《少年与海》，还有被称作“自然小百科”的童话故事集《兔子作家》，以及今年年初出版面世的讲述耄耋老人和一只猫的山居生活的《橘颂》。为什么会对自然文学写作，尤其是写给孩子的文学作品中的自然世界如此不惜笔墨？

**张炜：**一切杰出的文学都离不开大自然。文学家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自己的自然观念，这正是他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不仅是儿童文学，其他的所谓成人作品也是如此。自然是母亲，人类不过是她众多的孩子之一。孩子的爱与依恋，更有感激，应该是自始至终的。

**青报读书：**粗略统计，您的儿童文学写作主要集中于过去十年间，从您进入耳顺之年前后开始。有评论称之为“慈少”。是否也有传承延续古人“诗教”传统的想法？在您看来，当下孩子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作品，或者说您认为的优秀儿童文学的标准是什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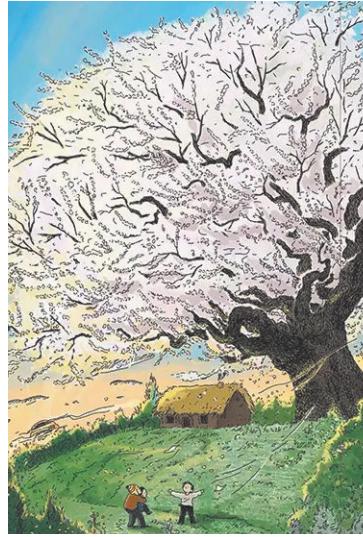
**张炜：**我一直在写所谓的“儿童文学”，现在文集中最早的是1973年的《木头车》和1974年的《狮子崖》。可见五十年间一直没有中断。不能过于区分“成人文学”与“儿童文学”的差异，它们没有那么大。严格讲只有“文学”，其他可以忽略不计。类型的划分不过是学术人士的工作之需。其实一切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，才算是“儿童文学”。

好的“儿童文学”，应该尽力从类型化的写作中挣脱出来。孩子的语言场域要开阔，孩子的敏锐视角要张大。我们在送给孩子好的儿童“读物”的同时，还要送他们真正意义上的“文学”。现在是“读物”太多，“文学”太少。而培养孩子的审美力、语言能力，主要还是通过文学的途径。

**地域文化基因难以改变**

**青报读书：**在《海边兔子有所思》那本随笔集中，您反复提及了地域文化对于作家的哺育和影响，既包括自然地理，也包括人文地理的范畴。对其中一句话印象很深：每一位作家的作品，其实都是用方言写成的。对您的写作产生了深深影响的“齐文化”，在您看来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？我看评论界有用“雅正”和“恣意”两个关键词来概括您作品的风格，它们是否也可以看作是这一地域气质的表征？

**张炜：**我生长在古齐国的半岛地区，这里属于“齐文化圈”。所以这里的文化中有



■《我的原野盛宴》(博物版)插画。

“恣意”；但由于鲁文化对齐国的影响也很大，又有了“雅正”。这些，已经成为一部分作家文化和艺术的基因，是难以改变的。

**青报读书：**刚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了解到，目前您的作品共有30多个语种150个海外版本，其中《古船》的英文、意大利文、土耳其文等版本都多次加印。如果现在再来评述这部长篇处女作，您会给它打多少分？

**张炜：**一部作品的评价是复杂的。《古船》到现在为止，仍旧是我在专业界和社会层面影响最大的，印刷量也很大。就青春的勇气和人的单纯而言，这是我难以超越的。仅就专业的高度而言，一般则认为《九月寓言》是我的代表作。在三十岁左右之前，我的这两部长篇一直在挑战后来的全部创作，以至于我不得不用后来三十年的新作，去不断地回应这种挑战。

**青报读书：**提及您的创作，还有一个维度，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关注：《斑斓志》是为苏轼写评传，此外也有对李白、杜甫、陶渊明以及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的参悟和思考，之前您也曾特别提及《红楼梦》，是对您影

响比较大的一部古典小说。而您年轻时的阅读，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法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，这样一个中西结合式的文学知识体系，具体如何塑造了您的写作？

**张炜：**中国传统文学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古代的诗和散文。古代白话小说对我影响很少，《红楼梦》有一点。小说的影响，主要是西方翻译作品。我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，研读中国古代诗人，曾经有关于他们的六本书。它们不是有人认为的古典普及诠释读物，而属于古诗学研究的范畴，尽管这对我是很难的。

**以文学与诗对抗贫瘠**

**青报读书：**您曾说，文学的一生，应当是追求真理、向往诗境的一生。显然，文学在您心目中的地位超越俗常，更像是一种艺术信仰。福楼拜说过一句话：“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，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。”现在的您，如何定义文学，如何定义作家这一身份？面对AI时代的到来，我们又当如何安放文学在当下生活的位置？

**张炜：**正因为处于数字时代，计算的力量变得无所不在且无比强大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也就更加显示出文学的力量与存在了。文学，诗，主要还不是数理思维，而是感性思维，是悟想和幽思。这就极大地对冲和补充了这个时代的数理思维，纠正了它的缺陷。所以，没有任何一个时代，像现在一样需要文学，需要诗。

**青报读书：**这里必须要问您，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于文学写作的冲击？作家会被AI取代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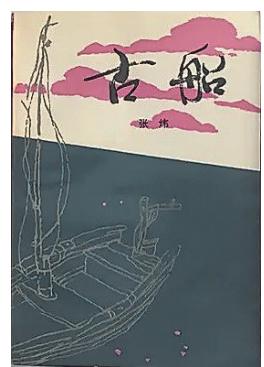
**张炜：**有人对人工智能在文学写作上的应用忧心忡忡，最后甚至惧怕起来。这是弄反了，是完全不必要的。数理思维在诗性写作中基本上是没用的。艺术不是算账。令上帝的笑声止息的生命幽思，实际上是以计算的。“人类一思索，上帝就发笑”，这句有名的犹太谚语，说的就是数理思维的可笑与局限。事实上，在人类所经历的任何一个时代中，都没有比现在更加需要文学与诗了。这是一个需要以强大的诗性，去纠正和对冲数理逻辑造成的盲角与误区的时代。

**青报读书：**2022年11月，文学双月刊《万松浦》创刊，一众老中青实力派文学大咖的新作亮相，目前来看，它是否达到了您最初创立此刊的预期？一本互联网时代新生的纯文学期刊，将带来什么样的未来文学指向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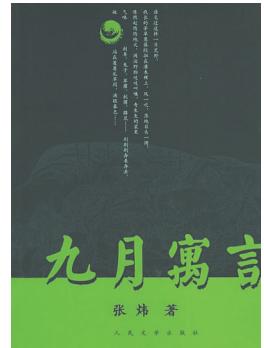
**张炜：**这是山东文艺出版社创办的一份刊物。它的了不起之处，即在于敏锐地认识到了数字时代对于诗性思维的迫切需要。诗性思维的语言表达，是对覆盖一切的数理的、概念的、缺乏想象力的思维方式的强大抵抗。我们的世界离开了诗、文学，将是极为贫瘠枯燥的、可悲的。

**青报读书：**不到而立之年写下首部长篇《古船》，知天命之年又完成了450万字的巨著《你在高原》，四年前采访您时您说：“如果把生命比作一条河流，每个河段都会有不可取代的风景。”是否人生的每一步都已提前做好了计划？如今您又将如何描绘和书写眼前和未来风景呢？

**张炜：**我这些年有三部令自己欣慰之书，即《我的原野盛宴》《寻找鱼王》《橘颂》。它们对我来说，既质朴又华丽。我以前可以写出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，却写不出它们。我的《橘颂》主要是用名词和动词写出来的，它们是语言的骨骼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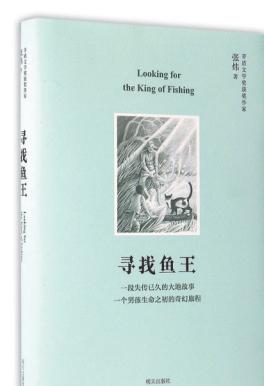
《古船》  
张炜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版  
一部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小说，描写了胶东芦苇河畔洼狸镇上几个家庭40多年的荣辱沉浮、悲欢离合，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，那块土地的变化。以一个古老的城镇映射了整个中国，以一个家庭的沧桑抒写灵魂的困境与挣扎。



《九月寓言》  
张炜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  
一个迁徙而来的小村故事。村里人一直保留着一些特殊的生活习俗和行为特征，因而被当地人嘲弄。然而，小村的生活却是那么宁静而热烈，村民们悲苦乐的情感命运交织出一幅自足的农业文明景观。不过，在现代工业文化的侵蚀下，那富有象征意味的小村，终于悲壮地沉落了……



《橘颂》  
张炜 著  
新蕾出版社2023版  
八十六岁的老文公带着一只叫橘的猫住进了山中石屋。他们与留守乡亲为邻，同山川草木为伴，和鸟兽虫鱼为友，访遗迹，睹盛春，山居生活既怡然自得又屡获惊喜。老文公是谁？他为何而来？山中还藏着哪些秘密？这一切的答案，都在神奇的故事中……



《寻找鱼王》  
张炜 著  
明天出版社2016版  
在宁静而美丽的深山村落里，家家户户流传着“鱼王”的传说，人们说他是鱼鹰之子，捕鱼的旷世高手，却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。一个八岁的孩子在父亲的陪伴下出门远游、苦苦寻找“鱼王”学艺，找到了传说中的老鱼王……